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七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李絳　守成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李錡誅憲宗將輦取其訾絳與裴垍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遏亂畧惠綏困窮者願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制可樞密使劉光琦議遣中人持赦令賜諸道以裒饋餉絳請

付虜支豎鐵急遽以免遺息取求之弊光琦因引故
事以對帝曰故事是耶當守之不然當改可循舊職
帝常稱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
風烈無愧謚號不爲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
下誠能正身勵己遵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
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
與焉去官之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
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
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
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illegible]

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即詔絳與崔群錢徽韋弘景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爲連屏張便坐帝每閱視顧左右曰而等宜作意勿爲如此事是時盛興安國佛祠幸臣吐突承璀請立石紀聖德焉營構華廣欲使絳爲之頌將遺錢千萬絳上言陛下蕩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望德音忽自立碑示人以不廣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德謂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陛下美有分限堯舜至文武皆不傳其事惟秦始刻嶧山揚暴誅伐巡幸之勞失道之君不足爲法今安國有碑若敘游觀即非治要述崇飾

又非政宜請罷之帝怒絳伏奏愈切帝悟曰微絳我不自知命百牛倒石令使者勞諭絳襄陽裴均違詔書獻銀壺甕數百具絳請歸之度支示天下以信帝可奏仍赦均罪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吏以軍無見儲爲解李吉甫謂鄭絪漏其謀帝召絳議欲逐絪絳爲開白乃免絳見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詛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熒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

大。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又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貞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垍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于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不以為非。况承

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結助。雖茂昭有請。亦恐非誠。所以然者今國家使人代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自以爲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于國體。豈可遽休。須應興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咸歸國家矣。今江淮大潦。公私用竭。軍旅之事。殆未可輕議也。上寄問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以離其勢。

幷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絳等對
曰德棣之隸成德爲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
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爲辭況其鄰道各慮他日分
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示
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諭承宗令上
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聽命
于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聞令劉濟田季安
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
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以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
時不可失如何對曰群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

于反掌故諂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為
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
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
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隣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
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闢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
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
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
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
之理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為朝廷羞又鄰道平居
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為一心蓋各為子孫之謀

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爲憂患可勝道哉田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恐未可大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隣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師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舍恒冀難制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易逆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南北之役俱興財力之用不足倘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

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分處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真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欵九月裴武復命以承宗爲成德軍節度恒冀深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故相州節度嵩之子王氏之婿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真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

魏州、李安陽爲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垍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爲奸回、蓋賊多變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既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陰行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遽竄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庭者、以武爲戒、苟爲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

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垍武久處朝廷。諳練事
體。豈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爲陛
下必保其不然。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垍者。願陛下
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問。六月。白居易復上
奏。以爲臣比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
復何所待。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
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
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
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白居
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召承旨李絳。謂

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群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鉗口非所以廣聽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初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議者皆言古無以宦人統師者絳當制書固爭帝不能奪止詔宰相受敕承璀果無功還如開府儀同三司絳奏承璀喪師當抵罪今寵以崇秩後有奔軍之將蹈利干賞陛下何以處之又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疏藁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

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遂除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翌日賜金紫、親擇良笏與之、且曰異時膺顧託南面當如此、絳頓首爲重胤縛盧從史而承璀牒署昭義留後、絳曰、澤潞據山東要害、磁邢洺跨兩河間。可制其合從。今孽豎就擒、方收威柄。遽以偏將涖本軍綱紀大紊矣。河南北諸鎭、謂陛下啗以官爵、使逐其帥。其肯默然哉。宜以孟元陽爲澤潞、而以重胤節度三城、兩河諸侯聞之、必欣然、帝從之、張茂昭擧族人

覲絳上言任廸簡既往代則士之從茂將皆爲定人宜亟授以官。且遣使者詔其麾下皆聽茂詔節度有詔拜河中節度使會廸簡以帑廥匱竭稍簡罷士之羸老者人情不安廸簡亦危絳請斥禁帑絹十萬以濟事機時江淮大旱帝下赦令有所蠲弛絳言淮浙亡所貸末廣而官人猥積有愁痛之思當大蠲之以省輕費嶺南之俗鬻子爲業可聽非券劑取直者如掠賣法敕有司一切禁止帝皆順納帝嘗畋苑中蓬萊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其見禮憚如此帝惟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耶對曰

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日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下不以己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何知其必賢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堯舜以爲病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十七夫任官而辯廉措事不阿容無希望依違之辭無邪媚愉悅之容此近於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奸者疾式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君疏忌夫然用賢豈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矣六年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以戶部攸有獻而絳獨無有何耶答曰凡

方鎮有地則有賦或嗇用度易羨餘以爲獻臣乃謂陛下謹出納烏有羨哉若以爲獻是徙東庫進官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帝矍然悟帝每有詢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相而承璀寵方盛忌其進陰肖毀短帝乃出承璀淮南監軍。翌日拜絳中書侍郎平章事。封高邑男七年春正月以京兆尹元義方爲鄜坊觀察使初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托於承璀擢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義方爲人故出之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欺罔聰明上曰朕諳李絳不

如是、明日將問之、義方惶愧而出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職在量材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爾、遂貶義方之官、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爲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燃、因以爲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

爲鄗。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也。加此水旱無年、倉廪空虛誠陛下焦心銳志求濟時之畧渠便高枕而卧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眞宰相也。遣使者賜除醼酒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軍中請襲節度、上以左武大將軍薛平爲鄭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亦以爲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隷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

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為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為長策然臣竊思之若當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圖矣今懷諫非天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然則向日分兵之策適足為今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於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為鄰道所虀粉矣故臣以為不用兵可坐待魏

慱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慎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日吉甫復于延英盛陳用兵之利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備上顧問絳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恒州四面發兵近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爲天下笑今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以敕命

驅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他變況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案曰朕不用兵決矣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熒惑聖聽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既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未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請爲留後興驚仆於地衆不散久之興度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

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冬十月魏博監軍以狀聞
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
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
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
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
恩出于下非出於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機會一失
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
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今此鎭獨無恐更
不諭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
之李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

奈何棄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刳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

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鄆蔡恒遣游客見說興百方興終不聽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

貪上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費用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帝患朋黨以問絳答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迹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安其位不爲他計故常爲姦人所乘夫聖人同迹賢者求類是求道也非黨也陛下奉遵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爲黨邪道德同耳漢時名節骨鯁士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獄訖亡天下殖利之人常爲

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讒毀、違其私也、小人多讒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容、可不戒哉絳居中介特尤爲左右所不悅、遂因以目眀、王播爲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此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他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祿稟家貲、願悉付有司、帝曰善、詔絳在位獻不入禁中、是歲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曰、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毋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待報虜去遠矣縱有

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後莫肯用命何所益乎當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或無所論諍帝輒詰所以然又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當爲惜官吉甫權德輿皆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爲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邪祐甫曰所問常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爲名言武后命官猥多而開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選古人言拔十得五猶得其半若情故自嫌非聖

主責成意帝曰誠然在至當而已振武河溢毀受降
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
於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爲受降城張仁
願所築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欲避河患退二三
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确瘠烽候不相應接虜忽唐
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
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
天德軍絳言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
但緣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
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受降兵

以按閱據之平和

籍皆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邪、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而止、帝又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邪、絳曰、治生于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嘗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臨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滋、內則盜臣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逸而驕、繫時主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病不通

於理追咎其失、古人處此有道邪、絳曰、事或過差、聖哲所不能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齊交相爲用、但矜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敎坊使稱密詔閱良子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囂然、絳將入言于帝、吉甫曰、此諫官所論列、絳曰、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言者欲移之邪、吉甫乃欲諷詔使止之、絳以吉甫畏不敢諫、遂獨上疏、帝曰、朕以册王等無侍者、此命訪閭里、以貲致之、彼不諭朕意、故至讙擾、乃悉歸所取、李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强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

曰勅邪問神仙長年事藩知帝且有所惑極陳荒妄謾誕不可信後入柳泌等語果爲累云河東節度使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語曰鍔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李吉甫復相藩頗沮止會吳少陽襲淮西節度吉甫已見帝潛欲中藩即奏曰道逢中人假印節與吳少陽臣爲陛下恨之帝變色不平翌日罷藩爲太子詹事後數月帝復思藩召對殿中事寢釋明年爲華州刺史未

絳以足疾求免罷爲禮部尚書帝乃召承璀於淮南絳雖去任猶懷不能已因上言北虜方強其憂有五彼蕃信重利歲入馬求直今則置不取當貯他謀一也屯士不足斥候不明城無完堞非可應卒二也今之營築不詢衆謀遠規塞外城非要地虜一入寇應援艱阻三也北年通好往來窺覘河山兵甲悉知之矣若寇掠驅脅援兵非十月不至既至虜去兵罷復來四也北狄西戎久爲仇敵今回鶻思叛脫相連約數道並進何以遏之五也十年出爲華州刺史承璀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

何如勿遣

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即行決矣州有捕鷂戶歲責貢限絳以爲言并勸止田獵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并罷之入爲兵部尚書母喪免還授河中觀察使河中故節制而皇甫鎛惡絳故簿其恩議者不直鎛得罪復以兵部召遷御史大夫帝數游畋絳率其屬叩延英切諫不納以疾辭還兵部尚書歷東都留守徙東川節度使復爲留守寶曆初拜尚書左僕射絳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賢不賢太分屢爲讒邪所中御史中丞王璠遇絳於道不之避絳引故事論列宰相李逢吉右璠下遷絳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

立召為太常卿、以檢校司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累封趙郡公、四年、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為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縋城可以免、絳不從、牙將王景延力戰歿、絳遂遇害、年六十七、幕府趙存約薛齊皆死事、聞、諫官崔戎等列絳冤、冊贈司徒、謚曰貞、賻禮甚厚、景延亦贈官、錄一子、大中、初詔史官差第元和將相、圖形凌烟閣、絳在焉、絳所論事萬餘言、其甥夏侯孜、以授蔣偕、次為七篇、

亦見募兵之害雖賢帥不免

杜佑洎相似所

唐李藩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杜亞居守東都表致府中亞嘗疑牙將令狐運爲盜掠服之藩爭不從輒去後果獲眞盜稍知名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忤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搖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

曰信乎杜兼之報也佑曰慎毋畏吾以闔門保君也帝未之信亟追藩既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秘書郎時王紹得君邀藩與相見當即用終不詣王仲舒與同舍郎韋成季呂洞日置酒邀賓客相樂慕藩名強制之仲舒等爲俳說廋語相狎昵藩一見謝不往曰吾與終日不曉所語何哉後仲舒等果坐斥廢憲宗爲太子王紹避太子諱始改名時衆以爲諂藩曰自古故事由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雖紹何誅累擢吏部郎中再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却之吏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豈

臣諫不諱按于言官法亦不少貸

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爲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主中書以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上謂宰相鄉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致爲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爲奸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賦

行卒年五十八贈戶部尚書謚曰貞簡

唐韋貫之

韋貫之名純杜陵人貫之及進士第爲校書郎擢賢良方正異等補渭南尉河中鄭元澤潞郗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居貧啜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之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竟不往官亦不遷永貞時始爲監察御史舉其弟纁自代及爲右補闕纁代爲御史議者不謂之私宰相杜佑子從郁

爲補闕貫之與崔群持不可換左拾遺復奏拾遺補
闕爲諫官等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議是子而議失
殆不可訓卒改他官遷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
以工巧幸擢少府監廕子補齋郎貫之不與曰是將
奉郊廟祠祭階爲守宰若安可以賤工子爲之又劾
忠義不宜汙朝籍忠義竟罷於是權幸側目進吏部
員外郎坐考賢良方正牛僧儒等策獨署者奏出爲巴
州刺史久之召爲都官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宰
相裴垍嘗三奏事憲宗不從貫之曰公亦以進退決
請乎垍曰奉教事果見聽垍因曰君與時當位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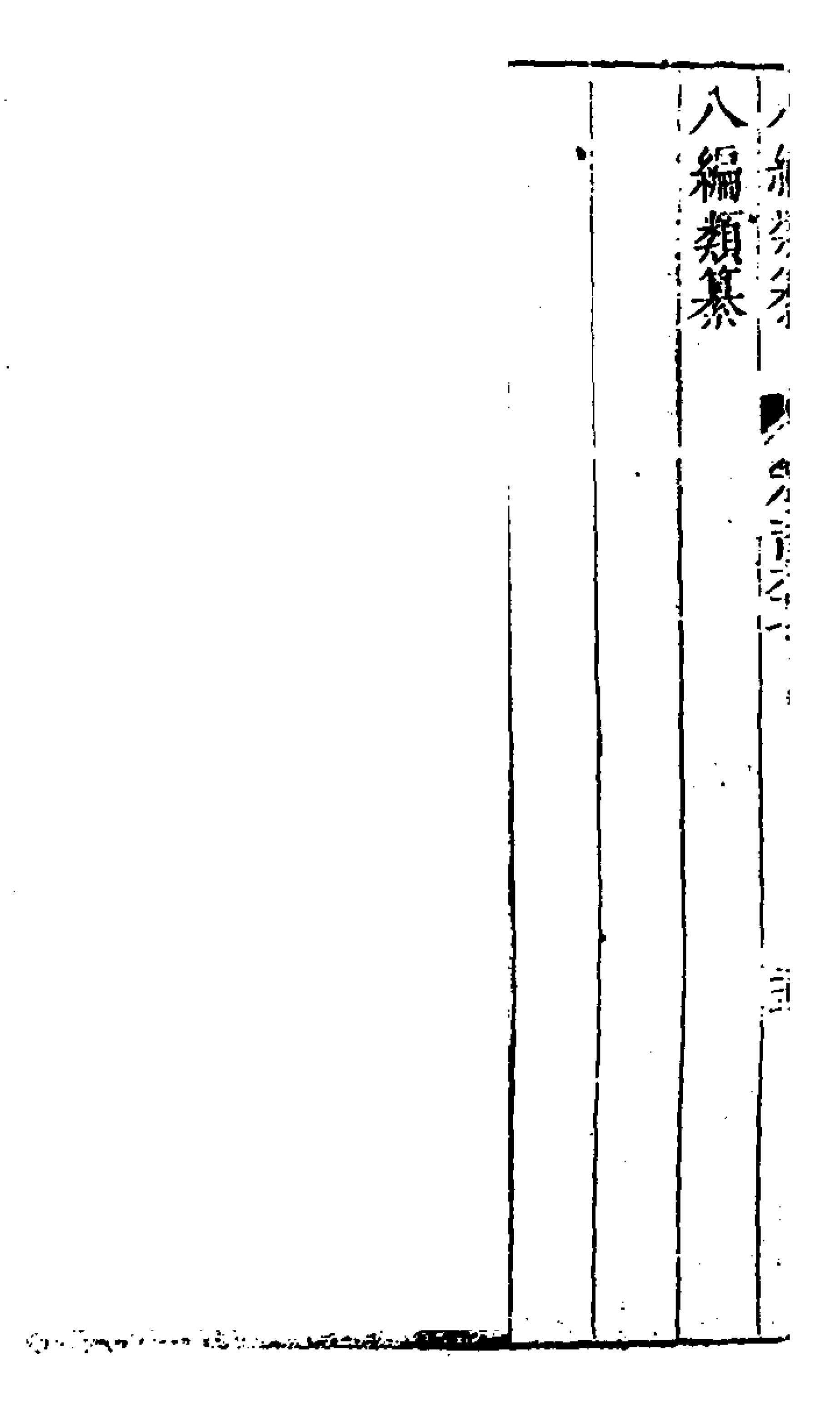
皆所藩鎮又不宜激之使合者公皆罷不出乎此

攺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于時流競爲息常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爲陛下諫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攺尚書右丞俄同平章事遷中書侍郎討吳元濟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且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事乎始于蔡急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爲亂此非他速於撲滅也今陛下獨不能少忍俟蔡平而誅鎮邪時帝業已討鎮不從終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爲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貫之

裴晉公謂諸將不併力以此

諫諸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重養威。未可歲月下也。亦不從。後四年。乃克蔡。皆如貫之策云。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爲翰林學士。貫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皇甫鎛張宿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爲請銀緋。貫之曰。宿。此何說奸佞吾等。縱不能斥柰何欲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恐陰構之。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品。又與度論兵帝前。議頗駮。數請罷兵。故罷爲吏部侍郎。出爲湖南觀察使。時國用不足。遣鹽鐵副使程异督諸道賦租。异諷州縣厚斂以獻。貫之不忍橫賦。而所獻不中异意。因

取屬內六州留錢繼之左遷太子詹事分司東都穆宗立即拜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後更謚曰文居輔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垍子持萬緡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哉



八編類纂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李德裕　守成

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于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其父丞相勉之答曰好驢馬不入行遂以蔭補校書郎河東張弘靖辟爲掌書記府罷召拜監察御史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帝爲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帝

怠荒于政故戚里多所請巧挾宦人詗禁中語關託
大臣德裕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開
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
他材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
中書無輒詣第帝然之再進中書舍人未幾授御史
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扁訐
當路條失政吉甫訴于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爲
怨吉甫又爲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
未既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
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至是間帝暗庸訐

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宰相而巳代之欲引僧孺益
樹黨乃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
牛李之憾結矣南方信禨巫雖父母癘疾子棄不敢
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諭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救不
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敕違約者顯寘以法數年惡俗
大變又按屬州非經祠者毀千餘所撤私邑山房千
四百舟藏寇無所廋蔽敬宗立詔浙西上脂盝妝具德
裕奏比年旱灾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
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姦彫窶之
人不勝其敝也本道素號富饒更李錡薛苹皆榷酒

于民供有羨賦元和詔書停榷酤又赦令禁示諸州
羨餘無送使今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
常少十三萬緡軍用褊急今所須脂盝粧具度用銀二
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
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
人不斂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它又詔索盤
縧繚綾千匹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
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玄宗時使者抵江南
捕鵁鶄翠鳥汴梁刺史倪若水言之即見褒納皇甫
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筩于益州蘇頲不奉詔

帝不加罪。夫鵁鶄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爲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且立鵝天馬盤絛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昔漢文身衣弋綈、元帝罷輕纖服、故仁德慈儉至今稱之、願陛下師二祖容納、遠思漢家恭約、裁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畢受賜矣優詔爲停自元和後天下禁毋私度僧尼徐州王智興紿言天子誕月、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可、即顯募江淮間民皆曹輩奔走因牟擷其財以自入德裕劾奏智興爲壇泗州募願度者。人輸錢三

千則不復勘詰普加髠落自淮而右戸三丁男必一丁剔髠規影徑賦所度無筭臣閲度江者日數百蘇常齊民十固入九若不加禁遏則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十萬不爲細變有詔徐州禁止時帝數遊幸聽朝簡忽德裕上丹扆六箴其一曰宵衣諷視朝希晩也二曰正服諷服御非法也三曰罷獻諷斂求珍恠也四曰納誨諷侮棄忠言也五曰辨邪諷任群小也六曰防微諷僞游輕出也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敕韋處厚諄諄作詔厚謝其意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閧南方之人率

十戶僦一人使往汲既行若飲病者不敢近葷血危老之人率多死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它汲轉鬻于道互相欺詐往者日數十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從之德裕在浙西八年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出德裕爲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踰年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

代之病不能事氏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完殘奮怯皆有條次成都旣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淸溪下沫水而左盡爲蠻有始韋皐招來南詔復巂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皐啓戎資盜其策非是養成癰疽第未決耳至元頴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剔千里蕩無孑遺今瘢夷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餉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僞盡知之又料擇伏瘴舊獠與州兵之任

任事之理如見

戰者。廢遣猝耄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築杖義城以制大度、清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阨西山吐蕃、復邛崍關、徙嶲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蜀人多鬻女爲人妾、德裕爲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毀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予農、蜀風大變、於是二邊浸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爲

固東北縣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異時戍之以制虜人者也德裕既得之即發以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沮其功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凉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爲何況天子乎命返悉怛謀于虜以信所盟吐蕃盡誅之境上德裕終身以爲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

但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憐之，坐論李訓鄭注，爲李宗閔所譖，出爲鎭海觀察使，再貶袁州長史，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悟德裕以誣構逐，乃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中，遷淮南節度使，武宗立，召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言玄德憲四宗皆盛朝，其始臨御，自視若堯舜，寖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乎，始一委輔相，故賢者得盡心，久則小人並進，造黨與，亂視聽，故上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等，訖今謂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

不忠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之政無它門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囘容積纖微以至誅貶誠使雖小過必知而敗之君臣無猜則讒邪不干其間矣又言開元初宰輔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德裕追論維州事云維州據高山絶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没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于西邊更無虞于南

路憑陵邊鄙。所食累朝。貞元中韋皐欲經畧河湟。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部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恐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

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及將就路宛咩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爲蕃帥譏誚云既已降彼何須送來復以此降人戮于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携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決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奬忠寃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時帝數出畋遊暮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于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傳曰君就房有常節以深察古誼毋繼以夜側聞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願節田遊承天意尋冊拜司空是時擊敗回鶻澤潞

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請用兵誅稹稹伏誅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近王智興李載義皆超拜保傅蓋重惜此官裴度爲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歷契帝門吾恨無官酬公毋固辭德裕又陳先臣封于趙冢孫寬中始生字曰三趙意傳嫡不及支庶臣前益封已改中山臣先世皆常居汲願得封衛從之遂改衛國公上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

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
刑孰敢哉上善之上問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
不測外人頗驚懼嚮者寇逆暴橫固宜以威制之今
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但使得罪者無怨爲善
者不驚則爲寬矣王才人寵冠後庭上欲立以爲后
德裕以才人寒族且無子恐不厭天下之望乃止帝
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亦爲黨信
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相稱譽不爲
朋黨禹稷臯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無邪心也臣嘗
以共鯀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爲黨舜

焉不爲黨小人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賢人君子不然忠於國則同心闇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已不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弘雖並進然廷詰脊人少情譏其布被爲詐則先發後繼不爲黨也太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焉亦推玄齡之策則同心圖國不爲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爲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朋黨始于甘陵二部及甚也謂之鈎黨繼受誅

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國公子有信陵平原孟嘗春申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亦各有客三千務以譎詐勢利相高仲尼之徒惟行仁義令議者欲以比之周矣臣未知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乎誠爲國邪隨會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行不必黨也今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罔上車馬馳驅以趨權勢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其黨爲之否則抑壓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則姦宄見矣時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太和後風俗寖敝令出于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無以治國傳

臣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摇動而下人不服今弘質爲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臣謂宰相有姦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又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乃請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宅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嘗請置備邊庫令戸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鹽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之一凡諸道所進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怡幼時宮

中以為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上性豪邁尤所不禮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下詔稱皇子幼冲須選賢德光王怡可立為皇太叔更名忱應軍國政事令權勾當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顧我髦髮為森豎翌日罷為荊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綯崔鉉皆素仇大中元年使黨人李咸斥德裕陰事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而御史中丞魏扶等言紳殺無罪德裕狥成其冤至於黜御史罔上不道乃貶為崖州司戶參

軍事明年卒年六十三子燁仕汴宋幕府貶象州立山尉懿宗時以赦徙郴州餘子皆從死貶所後詔追復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尚書左僕射距其沒十年德裕嘗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閤天下議皆以爲幽閉骨肉虧傷人倫鄉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因聚于內宮故也陛下誠因册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屬使俱出閤且除諸州上佐使携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內孰不欣

悅帝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八月冊命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閤授緊望州刺史上佐十六宅縣主以時出適進士停試詩賦諸王出閤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武宗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爲湖南觀察使李珏出爲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弘逸等於上勸上除之賜弘逸季稜等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珏戶部尚書杜悰奔馬見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與崔珙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

至中書使入奏以爲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寃兩河不臣者由玆恐懼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爲之出涕嗣復珏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于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言陛下宜重愼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爲寃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

特爲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纘嗣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珏李稜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嗣復仍與妃書云姑何不效則天臨朝嚮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辨上曰楊妃嘗有疾文宗聽其弟玄思入侍月餘以此得通意指朕細詢內人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爲潮州刺史李珏爲昭州刺史裴夷直爲驩州司戶七年以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爲朋黨時

不借美官何羨之有

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中書舍人張元夫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爲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初左散騎常侍張仲方嘗駁李吉甫謚、及德裕爲相、以仲方爲賓客分司、出楊虞卿、張元夫爲州刺史、它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夏六月以工部尚書鄭覃爲御史大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

宗閔對曰覃脩經術誠可尚然議論不足聽李德裕曰覃脩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爲樞密使崔潭浚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書潭浚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初僧孺聞德裕代己乃以軍府事交付副使張鷺即特入朝時楊州藏錢帛八十萬貫匹及德裕至鎮奏領得一十四萬仍半爲張鷺支用訖僧孺上章訟其事詔德裕重檢括果如僧孺之數德裕稱初到鎮疾病爲吏隱欺請罰詔釋之補闕王績拾遺令狐綯等連章論德裕妄奏錢帛以傾僧孺上竟不問先是

此爲正

漢水溢壞襄州民居故李德裕以爲僧孺姦而廢之二年淮南節度使李紳入朝德裕言太子賓客分司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置之東都以宗閔爲湖州刺史四年以李紳充淮南節度使德裕怨僧孺宗閔不已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大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於潞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焚毀詔追慶下御史臺按問中丞李回以爲信然河南少尹

呂述與德裕書言劉稹破報至僧孺出聲歎恨德裕奏述書上大怒貶僧孺循州刺史宗閔長流封州右散騎常侍柳公權素與德裕善崔珙奏爲集賢學士判院事德裕以恩非己出因事左遷爲太子詹事德裕以諫議大夫柳仲郢爲京兆尹仲郢素與牛僧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德裕秉政日久好狥愛憎人多怨之自杜悰崔鉉繼相宦者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六月上崩以李德裕攝冢相宣宗素惡德裕之專始聽政以德裕充荊南節度使德裕秉政日

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初上聞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父弟左司員外郎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以敏中爲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未幾再貶崖州司戶三年崖州司戶李德裕卒是時牛僧孺從汝衡二州遷爲太子少師卒初幽州裨將陳行泰逐史元忠遣監軍傔以軍中大將表來求節鉞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

廷遣使賜詔常大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留監軍傔勿遣使以觀之旣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會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詣京師稱絳慘虐請以本軍討之十月仲舒至京師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戎事人心向之鄉者張絳初殺行泰召仲武欲以留務讓之牙中一二百人不可仲武行至絳復却之今許仲武纔發雄武軍中已逐絳矣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八百外有土團

此條應在文宗紀編

五百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苟人
心不從兵三萬何益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
幽州糧食皆在嬀州及北邊七鎭萬一未能入則據
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
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令仲武先自表
請發兵爲朝廷討亂與之則似有名乃以仲武知盧
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太和中宣武缺帥議從劉從諫于宣武因拔出上黨
不使與山東連結帝以爲未可乃止從諫累表言仇
士良罪惡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及上即位從諫

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從諫以爲士良所爲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從諫尋薨積秘不發喪王協爲積謀曰正當如寶曆年樣爲之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遺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爲備而已已又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往問疾積又逼監軍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積爲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指云恐從諫疾未平宜且就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積入朝必厚官爵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爲回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

諸敏熱奔

請以劉稹權知軍事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頃之多用儒臣為帥如李抱眞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畧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見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若遣重

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隷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决意討稹群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王元逵魏博何弘敬其畧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臨朝稱其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

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劉沔御傳元逵弘敬得
詔悚息聽命解朝政至從諫所欲突入兵馬使董可
武躡簾而立朝政恐有他變遽走出積贈直數千緡
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之疾直爲已知其死之意
都押牙郭誼等乃大出軍至龍泉驛迎候敕使請用
河朔事體於是將吏扶積出見士衆發喪士幹竟不
得入牙門積亦不受敕命解朝政復命上怒杖之配
恭陵始爲從諫輟朝贈太傅詔劉積護喪歸東都積
不從丁亥以忠武王茂元爲河陽節度使邠寧王宰
爲忠武節度使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自言嘗

問淮西將董重質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爲由朝廷徵兵大雜客軍數少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易至敗亡故初戰二年以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以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兵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兵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其人味爲寇之腴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以成

自以為天下之兵莫我與敵根深源潤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隷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郳公抱眞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彊梁之衆以此證驗人心忠赤昔尚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係壘稱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為壘窒天井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

甲宜潤二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洛亦頗采牧言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稹未可亟誅宜全恩禮請下百官議以盡人情上曰悟亦何功當時迫于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爲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稹何得復自立朕以爲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是時河陽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善河東劉沔步騎三千守芒車關步兵千五百軍榆杜成德王元逵以步騎三千守臨洺掠堯山河中陳夷

行以步騎一千守冀城步兵五百益冀氏制削劉從諫及子稹官爵以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爲南面招討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朝廷必先有弔祭使次册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軍情不可與節則別除一官俟軍中不聽出然後始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繕完爲備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即命下詔討之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詔元逵等以七月中旬五道齊進劉稹求降皆不得受又詔劉沔自將兵取仰車關路以臨賊境七月上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

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李德裕言於上曰臣見鄉日河朔用兵諸道利于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爲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今請詔諸軍指令元逵取邢州弘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自發徐州行甚緩又請休兵於絳州又請益兵德裕言於上曰彥佐逗遛顧望殊無討賊之意所請皆不可許宜賜詔切責令進軍翼城上從之德裕因請以天德防禦使石雄爲彥佐之副俟至軍中令代之仍詔彥佐進屯翼城

劉稹上表自陳亡父從諫爲李訓雪寃言仇士良罪惡由此爲權倖所疾謂臣父潛懷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少垂寛察活臣一方何弘敬亦爲之奏雪皆不報李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櫜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鎭無不奉詔元逵奏拔宣務柵擊堯山劉沔遣兵救堯山元逵擊敗之詔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逼賊境且稱元逵之功以激厲之加元逵同平章事

八月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

降者一 對

以疑誤官軍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屢有密表稱弘敬懷兩端德裕上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畧可稱請賜弘敬詔以河陽河東皆闕山險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假徑魏博直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詔宰悉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趣磁州甲戌王茂元爲賊將薛茂卿大敗于科斗店時議者鼎沸以爲劉悟有功

不可絕其歸又從諫養精兵十萬覈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問德裕對曰諸葛亮言曹操善爲兵猶五攻昌覇四越巢湖況其下哉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爲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何弘敬聞王宰將至恐忠武兵入魏境軍中有變蒼黃出師丙子弘敬恭巳自將全軍渡漳水趨磁州德裕上言河陽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敗賊勢愈熾王茂元復有疾人情危怯欲退保懷州臣竊見元和以來諸賊常伺官軍弱寡之處併力攻之一軍不

支然後併攻他處今魏博未與賊戰西軍閡險不進故賊得併力南下若河陽退縮不惟虧沮軍聲兼恐震驚洛師望詔王宰更不之磁州亟以忠武軍應援河陽不惟扞蔽東都兼可臨制魏博若慮全軍供餉難給且令發先鋒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聲勢又奏請敕王宰以全軍繼進仍急以器械繒帛助河陽窘乏上皆從之王茂元軍萬善劉稹遣牙將張巨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圍萬善乙酉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焚雍店巨引兵繼之過萬善覘知城中守備單弱欲專有功遂攻之日昃城

巨援乃使人告公直等會日暮公直等不至巨引兵退始登山微雨晦黑自相驚曰追兵近矣皆走人馬相踐墜崖谷死者甚衆上以王茂元王宰兩節度共處河陽非宜德裕等奏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請以宰爲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愈止令鎮河陽病困亦免他虞九月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何弘敬奏夜肥鄉平恩殺傷甚衆得劉稹榜帖皆謂官軍爲賊云遇之即須痛殺上謂宰相何弘敬已克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乃加弘敬檢校左僕射河陽王茂元卒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

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兵不可兼領河陽恐其不愛河陽州縣恣爲侵擾又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不若遂以五縣置孟州其懷州别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州隸河陽節度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爲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以河南尹敬昕爲河陽節度懷孟觀察使王宰將行營以扞敵昕供饋餉而已以石雄代李彦佐爲晉絳行營節度使令自冀非取潞州仍分兵翼城以備侵軼石雄受代之明日即引兵踰烏嶺破五寨斬獲千計王宰軍萬善劉沔軍

石會皆顧望未進上得雄捷書甚喜十月臨朝謂宰
相曰雄眞良將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市有男子
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爲妖言斬之
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爲優賞雄悉置軍門自
依士卒例先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爲之致
死初劉沔破回鶻得太和公主張仲武疾之由是有
隙上使李回至幽州和解之仲武意終不平朝廷恐
其以私憾敗事徙沔爲義成節度使以荆南李石爲
河東節度使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昭義
人甚憚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

稹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太深入多殺官軍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是無賞、茂卿愠懟、密與王宰通謀十一月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關、東西寨聞茂卿不守皆遁走宰遂焚大小箕村茂卿入澤州、密使諜召宰進攻澤州當爲內應、宰疑不敢進、失期不至、茂卿拊膺頓足而已、稹知之、誘茂卿至潞州、殺之、并其族以兵馬使劉公直代茂卿、戊辰王宰進攻澤州與劉公直戰不利公直乘勝復天井關、甲戌宰進擊公直大破之、遂圍陵川克之、河東奏克石會關、洺州刺史李恬否之從

兄也石至太原劉稹遣將軍賈羣詣石以悟書與石云稹願舉族歸命相公奉從諫喪歸葬東都石囚羣以其書聞李德裕上言今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窮蹙故僞輸誠欵冀以緩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望詔石答悟書云前書未敢聞奏若郎君誠能悔過舉族面縛待罪境上則石當親往受降護送歸闕若虛爲誠欵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不過旬朔使内變自生上從之初劉沔破回鶻留兵三千戍横水柵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

詔河東以兵三千赴之時河東無兵守倉庫者及工匠皆出從軍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逢戍卒至大原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竭府庫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巳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巳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累牒趣之楊弁因衆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虛遂作亂四年春正月楊弁帥其衆剽掠城市李石奔汾州弁據府庫使其姪詣劉稹約爲兄弟稹大喜石會關守將楊珍聞太原亂復以關降於稹呂義忠遣使言狀朝議喧然或言兩地皆應罷兵王宰又上言

遊奕將得劉稹表臣近遣人至澤潞賊有意歸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德裕上言宰擅受稹表遣人入賊中曾不聞奏觀宰意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可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即遣供奉官至行營督其進兵掩其無備必須劉稹與諸將皆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遣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密諭石雄以王宰若納劉稹則雄無功可紀雄於垂成之際須自取其功勿失此便又爲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

遣弟承恭奉表請張相所哀文遣其子知感知信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令劉禛不詣尚書面縛又不遣血屬所哀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卽毁除實恐非是況禛與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大臣容受其降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卽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千五百人何能爲事必不可姑息寬縱且兵用未罷深慮所在動心頃張延賞爲張朏所逐逃奔漢州還入成都比詔李石義忠還赴太原召募

近之兵討除亂者上皆從之是時李石已至晉州詔
復還太原辛卯詔王逢悉留太原兵守榆杜以易定
千騎宣武兗海兵二千討楊弁又詔王元逵以步騎
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逢軍忻州刺史李丕奏楊弁遣
人來爲遊說臣已斬之兼斷其北出之路發兵討之
上與宰相議太原事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爲亂
者止千餘人諸州鎮必無應者計不日誅翦惟應速
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曰仲武見鎮魏討
澤潞有功必有慕羨之心使之討太原何如德裕對
曰鎮州趨太原路最便近仲武去年討回鶻與太原

爭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上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強弱楊弁與之酬飲三日且賂之元實自太原還上遣詰宰相議之元實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遣之節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敢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庫中之甲盡在行營弁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太原人勁悍皆可爲兵弁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疋無從可得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因奏稱楊弁微賤決

不可恕。如國力不及。宰捨劉稹。河東兵戍榆社者聞
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滅。乃擁監軍呂
義忠自取太原克之。生擒楊弁。盡誅亂卒。三月呂義
忠奏克太原。德裕言於上曰。王宰久應取澤州。今已
遷延兩月。蓋宰與石雄素不叶。今得澤州。距上黨猶
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纔百五十里。宰恐攻澤
州綴昭義大軍。而雄得乘虛入上黨。獨有其功耳。上
命德裕草詔賜宰。督其進兵。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
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趨磁州。而弘敬出師。遣
客軍取太原。而戍兵先取楊弁。今令王宰久不進軍。請

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

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

兵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曰善以義成劉沔爲

河陽節度使七月上與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

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詰之逢

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

召以戒之德裕因言劉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

昔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

及兩宮無數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

之左散騎常侍李泌取桐葉搏破以授欽緒獻之德

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業不可復合矣由是德宗意定既破懷光遂用爲相獨任數年上曰亦大是奇士四年閏月德裕奏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爲賊中好爲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一處官軍多就追逐以致失利經兩月又偷兵諸屯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城柵愼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詗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屯兵雖多終不能分賊勢何則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

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之若止如今日賊中殊不爲懼望詔諸將各使知之劉稹腹心將高文端降言賊乏食令婦人接穗舂之以給軍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以爲官軍今直攻澤州恐多殺士卒城未易得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今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自寨城連延築爲夾城環繞澤州日遣大將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勝可取德裕奏請詔示王宰文端所言固鎮

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皆飲澗水在寨東南約一里許宜令王逢進兵遏之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即可追躡前十五里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絕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東十五里則沁州城德裕奏請詔示王逢又言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洺州劉稹既族薛茂卿又誅邢洺救援兵馬使談朝義兄弟三人釗自是疑懼稹遣使召之釗不肯入士卒皆譁譟釗必不爲稹用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又士卒恐已降爲官軍所殺招之必不肯來惟有諭意於釗使引兵入潞州取稹事成

之且許除別道節度使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德裕奏請詔何弘敬潛遣人諭以此意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從諫妻裴氏憂稹將敗其弟問典兵在山東欲召之使掌軍政士貴恐問至奪己權且泄其姦狀乃曰山東之事仰成於五舅若召之是無三州也乃止王協薦王釗為洺州都知兵馬使釗得衆心而多不遵使府約束同列安玉言其有二心稹召之釗辭以釗洺水未立少功實所慙恨乞留數月然後詣府許之王協請稅商人

每州造軍將二人主之、名爲稅商、實籍編戶家貲至於什器無所遺、皆估爲絹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估、民竭浮財及糗糧輸之、不能充、皆恂恂不安、軍將劉溪尤貪殘、劉從諫棄不用、溪厚賂王協、以邢州富商最多、命溪主之、裴問所將兵號夜飛、多富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兄、軍士訴於問、問爲之請、溪不許、以不遜語答之、問怒、密以麾下謀殺溪歸國、并告刺史崔嘏、嘏從之、丙子、嘏閉城、斬城中大將四人、請降於王元逵、先是使府賜洛州軍士布人一端、尋有帖以折冬賜、會稅商軍將至洺州、王釗因人不安、謂軍

士曰、留後年少、政非己出、令倉庫充實、足支十年、豈可不少散之、以慰勞苦之士、使怙不可用也、乃擅開倉庫、給軍士人絹一匹、穀十二石、士卒大喜、釗遂閉城請降於何弘敬、安玉在磁州、聞二州降、亦降於弘敬、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若何、德裕請以給事中盧弘止爲三州留後、曰、萬一鎭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上從之、詔山南東路兼昭義節度使盧鈞乘驛赴鎭、潞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殺劉稹以自

贖、積從兄中軍使匡周兼押牙諠惠之言於積曰十三郎在牙院諸將皆莫敢言事恐爲十三郎所疑而獲罪以此失山東今誠得十三郎不入則諸將始敢盡言來於衆人必獲長策、積召匡周諭之使稱疾不入、諠令積所親重可武說積曰、山東之叛事由五男城中之人、誰敢相保、留後今欲如何、積曰、今城中尚有五萬人、且當閉門堅守耳、可武曰、非良策也、留後不若束身歸朝。如張元益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諠爲留後俟得節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歸之東都、不亦善乎、積曰、諠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

重誓必不負也乃引誼入稹與之密約既定乃白其母誼易置將吏部署軍士一夕俱定明日使董可武入謁稹曰請議公事乃引稹步出牙門至北宅置酒作樂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一家須留後自圖去就則朝廷必垂矜閔可武遂前執其手崔玄度自後斬之因收稹宗族盡殺之凡軍中有少嫌者誼日有所誅流血成泥乃函稹首遣使奉表及書降于王宰宰以狀聞德裕奏令不須復置邢洺磁留後但遣盧弘止慰三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騃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

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賞積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謡言杜宗以饋運不給請誼等可赦上熟視不應德裕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是非聖斷堅定二寇何由可平外議以爲若在先朝赦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罷盧鈞山南東道專領昭義劉稹傳首至京師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軍行所過州縣免今年秋稅昭義自劉從諫以來橫增賦斂悉從蠲免所籍土團並縱遣歸農諸道將士有功者等級加

賞郭誼旣殺積積日望旌節旣久不聞問乃曰必移屯鎭於是閲鞍馬治行裝及聞石雄將至懼失色雄至誼等參賀畢敕使張仲清曰郭都知告身來日當至諸高班告身在此晚牙來受之乃以河中兵環毬場晚牙誼等至唱名引入凡諸將桀黠拒官軍者悉械送京師加何弘敬同平章事詔發劉從諫尸暴於潞州市三日石雄取其尸置毬場斬挫之初德裕以韓全義淮西之敗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

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奮陳戰鬭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少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方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五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

然若無事時其處報機急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鎭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爲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鎭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鎭不敢有異志九月

詔以澤州隸河南節度盧鈞入潞州鈞素寬厚愛人劉稹未平鈞已領昭義節度襄州士卒在行營者與潞人戰常對陳揚鈞之美及赴鎮入天井關昭義散卒歸之者鈞皆厚撫之人情大治昭義遂安劉稹將郭誼王協劉公直董可武等至京師皆斬之甘露之變王涯子羽賈餗子庠奔劉從諫至是已爲郭誼所殺德裕復上詔稱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宜告中外識者非之劉從諫妻裴氏亦賜死又令昭義降將李丕高文端王釗等疏昭義將士與劉稹同惡者悉誅之死者甚衆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寬

之、不從昭義屬城有常無禮於王元逵者、推求得二十餘人、斬之、餘衆懼、復閉城自守、德裕等奏寇孽旣平、盡爲國家城鎮、豈可令元逵窮兵攻討、望遣中使賜城内將士敕、招安之、仍詔元逵引兵歸鎮、并詔盧鈞自遣使安撫、從之、十二月以忠武王宰爲河東節度使、河中石雄爲河陽節度使、詔發昭義騎兵五百步兵千五百戍振武節度使盧鈞出至裴村餞之、潞卒素驕、憚於遠戍、乘醉回旗、入城閉門、大譟、鈞奔潞城以避之、監軍王惟直自出曉諭、亂兵擊之、傷旬日而卒、德裕奏請詔河東王宰以步騎一千守石會關、

三千自儀州路據武安以斷邢洺之路又令河陽石雄引兵守澤州河中韋恭甫發步騎千人戍晉州如此賊必無能爲皆從之昭義亂兵奉都將李文矩爲帥文矩不從亂兵亦不敢害文矩稍以禍福諭之亂兵漸聽命乃遣人謝盧鈞於潞城鈞還入上黨復遣之戍振武行一驛乃潛選兵追之明日及於太平驛盡殺之具以狀聞且請罷河東河陽兵在境上者從之帝既數討叛有功德裕慮汰於武不可戢即奏言曹操破袁紹於官渡不追奔自謂所獲已多恐傷威重養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百步必中觀者曰不如

少息若弓彀矢鉤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爲戒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回鶻自開成時國亂爲其渠長黠戛斯所破會昌後可汗挾公主牙塞下種族大飢以弱口重器易粟于邊退渾党項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之議者請可其奏德裕曰回鶻於國常有功以窮來歸未輒擾邊遽伐之非漢宣帝待呼韓之義不如與之食以待其變陳夷行曰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沙陀退渾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走雜虜之常態孰肯爲國家用邪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

勁虜硏無不敗請詔牟羽聽諸戎討帝于是貸粟二萬斛會回鶻王子嗢沒斯殺回鶻相赤心降于田牟赤心兵潰去於是回鶻勢窮數請藉兵復故地又請且借天德城以居公主帝賜烏介可汗敕書諭以宜帥部衆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欲借振武一城前代未有此止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且于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二年二月河東符澈修杷頭峯舊戎以備回鶻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五月遣鴻臚卿張賈安撫嗢

没斯等以嗢没斯爲左金吾大將軍懷化郡王其次酋長官賞有差賜其部衆米五千斛絹三千匹時烏介衆雖衰羸向號十萬駐牙於大同軍北閭門山可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嗢没斯等詔報以糧食聽自以馬價於振武糴三千石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中國所鮮出于北邊雜虜國家未嘗科調嗢没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不隨可汗已及二年慮彼猜嫌窮迫歸命前可汗正以猜虐無親致內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務在兼愛已受其

降。於可汗不失恩慈。于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嗢沒斯入朝。請置家太原。與諸弟竭力扞邊。詔劉沔存撫其家。八月。可汗帥衆過杷頭峯南。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鬬至雲州城門。刺史張獻節閉門自守。吐谷渾党項皆挈家入山避之。詔發陳許徐汝襄州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來春驅逐回鶻。丁丑。賜嗢沒斯姓李氏。名思忠。上賜可汗書。諭以自爾國爲黠戛斯所破。來投境界。撫納無所不至。今可汗尚屯近塞。未議還蕃。或侵掠雲朔等州。或鈔擊羌渾諸部。遙揣深意。似恃姻好之

情每觀蹤由實懷馳突之計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
情深屈巳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上
又命德裕代劉沔答回鶻相頡于迦斯書以爲回鶻
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及令太
和公主入謁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救卹無所愧懷
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又深
入邊境侵暴不巳求援繼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
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爲黠戛斯所
破舉國將相遺骸棄于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
涯回鶻忿怒之心不施于彼而蔑棄仁義逞志中華

天地神祇豈容如此昔郅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狂
事之戒德不在懷戊子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詔河東
等三道嚴兵守備俟來春驅逐回鶻人困馬羸之
時又官軍免盛冬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
俟詔命若慮河氷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
當及天時未寒決策于數日之間以河朔兵益河東
兵必令收兵於兩月之內今聞外議紛紜互有異同
儻不一詢群情終爲浮辭所撓望令公卿集議詔從
之時議者多以爲宜俟來春九月以劉沔兼招撫回
鶻使亟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以張仲武

爲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及奚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以李思忠爲河西党項都將回鶻西南面招討使皆會于太原令沔屯鴈門關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詗唐事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盡殺回鶻監使等八百餘人一云仲武破回鶻得室韋酋長妻子室韋以金帛羊馬贖之仲武不受曰但殺回鶻監使則歸之　癸卯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儔適至云回鶻移營近南四十里劉沔以爲此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爲其掩襲故也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儔若與幽州合勢迫逐回鶻更須益幾兵儔言不須多益兵惟大同

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從之。詔河東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迫回鶻。十月上遣使賜太和公主冬衣命德裕爲書賜公主畧曰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國家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今回鶻所爲甚不得理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豈不思太后之慈愛爲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不能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巳後不得以姑爲詞劉沔張仲武固稱盛寒未可以進兵請待歲首李忠順獨請與思忠俱進十二月德裕奏請遣思忠進屯保大栅從之三年正月回鶻烏

介可汗帥衆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拔三千騎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之衆寡見氈車數十乘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至此家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潛與使從相保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爲多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時可汗大驚不知所爲棄輜重走雄追擊之大破回鶻於殺胡山可汗被鎗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歸初回鶻入大同川

至雲州、大掠党項退渾皆保險莫敢拒。帝益怨向不許用本用二部兵之效，乃復問以計。德裕曰、把頭峯北皆大磧，利用騎，不可以步當之、令烏介所恃、公主爾。得徒將出奇奪還之。我師急擊。彼必走。今銳將無易石雄者，請以藩渾勁卒、與漢兵銜枚夜擊之，勢必得。帝即以方畧授劉沔、至是石雄以捷聞。二月黠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二、且言攻取安西北庭、幷求冊命、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上引對班在渤海使之上。上欲令趙蕃就黠戛斯取安西北庭。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庭五千里、異時繇河西

隴右。抵王門關。皆我郡縣。往往有兵。故能緩急調發。自河隴入吐蕃。則道出回鶻。回鶻今破滅。未知黠戛斯果有其地邪。假令安西可得。即復置都護。以萬人往戍。何所輿發。何道饋輓。彼天德振武。於京師近。力猶苦不足。況七千里安西哉。臣以爲縱得之無用也。昔漢魏相請罷田車師。賈捐之請棄珠崖。近狄仁傑亦請棄四鎮及安東。皆不願貪外以耗內。此三臣者。當全盛時。尚欲棄割以肥中國。況久沒甚遠之地乎。是特實費亦虛事滅一回鶻而又生之。帝乃止。上恐加可汗之名。即不修臣禮。踵回鶻故事。求歲遣及

即斗至稱只不惜何跑也

貢馬、猶豫未决、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歲賜絹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冊命、當叙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亦可兩三月、以趙蕃爲安撫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賜黠戛斯可汗書、諭以貞觀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迄于天寶、朝貢不絕、比爲回鶻所隔、回鶻陵虐諸蕃、可汗能復讐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

可汗既與爲怨須盡藏夷偷留餘燼必生後患又聞可汗受氏之原與我同族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册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懷待趙蕃回日別加使册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心須卿自爲之黠戛斯遣使入貢言欲徙居回鶻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上賜詔諭以今秋可汗擊回鶻之時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鎮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册命並依回鶻故事朝廷

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乃以
給事中劉濛為巡邊使使之先備器械糗糧及詗吐
蕃守兵衆寡又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俟今秋
黠戛斯擊回鶻邀其潰敗之衆南來者皆委濛於節
度團練使詳議以聞德裕奏據幽州奏事官言詗知
回鶻上下離心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親戚皆在
唐不如歸唐又與室韋已相失計其不日來降或自
相殘滅望遣職事中使賜仲武詔諭已鎮魏已平昭
義惟回鶻未滅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宜早思立功
初回鶻為石雄所破可汗收餘兵往依黑車子初從

可汗者既不能軍往往詣幽州降留者皆饑寒瘠夷裁數千黑車子幸其殘破卽殺烏介帝以回鶻平詔德裕紀功銘石于幽州以誇後世策黠戛斯爲宗英雄武誠明可汗党項寇鹽州以武寧李彥佐爲朔方靈鹽節度使邠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党項愈熾不可不爲區處聞党項分隷諸鎭剽掠于此則亡逃歸彼節度使各利其駝馬不爲擒送以此無由禁戢臣屢奏不若使一鎭統之陛下以爲一鎭專領党項權太重臣今請以皇子兼統諸道擇中朝廉幹臣爲之副居于夏州理其詞訟庶爲得宜乃以兗王岐

爲靈夏等六道元帥兼安撫黨項大使又以御史中丞李回爲安撫黨項副使令齎詔往安撫黨項及六鎮百姓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